

LIVING FOREVER THE ART SPIRIT OF XU BEIHONG

——VISITING LIAO JINGWEN
ZHOU SHUNKAI

徐悲鴻藝術精神永存

——“徐悲鴻紀念館”館長廖靜文訪問記 周順愷

懷念重慶、盤溪

一九八七年金秋，重慶國畫院在北京中國美術館舉辦畫展，黨和國家領導同志及首都文藝界、美術界人士出席了開幕式。徐悲鴻紀念館館長、徐悲鴻夫人廖靜文女士也來到展廳，仔細的觀看了每幅作品，並與我們談起她的感受。為了向廖靜文女士表示謝意並詳細聽取她的意見，作為這次畫展的組織者，我和副院長馬振聲代表畫院於十一月五日到徐悲鴻紀念館拜望了廖靜文女士。當時徐夫人已有六十四歲了，看上去精神尚好，雖工作繁忙，聽說是重慶國畫院來人，連聲說“歡迎，歡迎！”又是沏茶，又是到悲鴻先生塑像前合影。當我們坐下後，廖靜文關切的詢問了重慶國畫院的創作和發展情況，講了她對重慶中國畫的觀感，講了徐悲鴻先生的藝術主張和對現實主義的認識，當她回憶與悲鴻一起在重慶盤溪的那些不平凡的日子，我們發現她眼裡含著淚水……。

時間一晃，八年過去了，雖然美術事業在發展，人的藝術觀念也有變化，但廖靜文當年講到的徐悲鴻先生的藝術主張對我們從事藝術工作的同志來說仍有現實意義，特別是老一輩文藝家的使命感和責任感對於今年青年一代來講仍具有很深的教益。我應《當代美術家》雜誌之約，將其整理出來，謹此以紀念偉大的愛國主義藝術家，中國畫壇的一代宗師——徐悲鴻先生誕辰一百周年。

藝術家應該表現這個時代

廖靜文在談到重慶國畫院赴京展覽時認為是豐富多彩的。她說：通過展覽看到了四川的大山大水，花鳥草蟲，風土人情，且表現形式多樣，看得出畫家的個人面貌和藝術追求，這一點很不容易。就人物畫來講，本來是個薄弱環節，中國畫人物畫比較少，但重慶作品裡人物畫卻佔有很大比重，說明你們是花了大力氣的。給我印象很深的是裡面有好些個歷史人物，悲鴻活著的時候就經常講，如果把我們這個時代的傑出人物，那些對社會進步，對國家民族有貢獻的人物，包括英雄模範，用畫筆描繪出來，是很有意義的。悲鴻曾想向國家提出有關建議，還沒拿出來就去世了，但他本身是這樣實踐的。悲鴻還說，這些傑出人物都應該有權利要求那一位畫家給他畫個像，或者那個雕塑家給他塑個像，如果都能這樣做的話，我們這個時代就能象藝術品一樣，整個反映出來是光輝燦爛的。看到你們這個畫展，我就聯想到他所講的這些話。

當我們談到當前的美術思潮和有些作品祇強調主觀表現和個人情感渲泄時，廖靜文說：“任何時候一個人，一個藝術家、文學家、戲劇家也好，他之所以偉大，就是他的作品能夠表現那個時代和那個時代人物的精神特徵，如果說她的作品與那個時代沒有什麼關聯的話，僅是表現個人，自我發泄，沒有時代的回聲，我覺得這就不會也不可能被後人懷念，或者成爲一個偉大的作家，藝術家。最近看了侯一民的畫展，我就感到有時代的回聲，他從解放前學生時代畫起，到地下黨、解放初期土改一直到現在，從他的作品裡可以看到國家民族進步的足跡，他的創作閃爍著時代的光芒，我覺得藝術家應該追求這一點，如果是僅僅陷在個人感情的小圈子裡拔不出來，作品祇強調個人感情，當然，百花齊放，可以的，並不排斥這麼做，但作爲一個偉大的藝術家來說，應該追求的是更高的境界和表現人民大眾的心聲”。

“人物畫從解放前到現在一直是薄弱環節，很多人物畫家改行了，你們能堅持人物畫創作是很不錯的。比如那幅表現郭沫若和悲鴻在重慶的國畫《春寒》（王世明作）我印象就很深，當時悲鴻在病中情緒的刻劃，以及他使用的綉椅和烤火用的木盆我都感到親切，我在那幅畫面前站了很久。整個展覽除了畫與四川、重慶有關聯的歷史人物，還畫了有四川特點的山水、花卉、也畫了普通人的生活，力圖表現濃郁的生活氣息，這方面你們做了。當然，還不夠，還可以畫得更高一些，更深一些，更寬廣一些，重慶的條件好，到處是畫面，嘉陵江、揚子江，那麼好的山水，純樸的人民，生活非常豐富，藝術家是可以大有作為的”。

我們向廖靜文女士介紹了重慶藝術的發展情況和重慶城市的變化，廖靜文感慨地說：“我是非常懷念重慶的，抗戰時期我在重慶生活了幾年，現在看到有關重慶的報道，有關重慶的繪畫和創作，我都感到非常親切。我們那時住在嘉陵江對面的盤溪。盤溪的石家祠堂可能已經沒有了，但盤溪還在。我在我的書裡講（《徐悲鴻的一生》）我和悲鴻離開盤溪的時候，我在心裡說，再見了，盤溪，我們這一生可能不會再來看望你了，但是，你是我們的患難之交，你的名字不僅僅寫在悲鴻的作品上，也寫在我們的心上。是這樣的，雖然幾十年過去了，我沒忘記過盤溪，也沒忘記過重慶。我總想什麼時候帶著我的兒子、女兒一起再去走一趟，尋找當年的足跡，回憶一下當年的往事。”當我們說：“非常歡迎您到重慶”的時候，廖靜文說：“但我不想一個人去，因爲一個人去對我來說是非常痛苦的，回想起重慶的事情我會很難過，我希望我的兒子、女兒、孫子、外孫都能跟著我去，看看他們的爺爺、奶奶，也就是我和悲鴻當年生活的地方，讓他們心裡播下感情的種子，將來也會象我們一樣愛四川、愛重慶。”我們被廖靜文對重慶的一片深情感動了，馬振聲說：“徐先生在重慶的生活是他在藝術道路上的一个重要時期。四川、重慶有許多徐先生的學生，直到現在還經常談起徐先生當時在重慶的情景，您要去了，大家一定會很高興的”。我說：“重慶現在對外的交通條件已得到很大改善，請徐夫人一定到重慶看看，我們一定安排好。”廖靜文連聲說：“謝謝，謝謝，我的女兒、女婿都在美國，聚在一起是比較難的，將來一定創造機會，到重慶看看”。

關於現實主義

我們向廖靜文介紹我們畫院的畫家在創作上堅持現實主義道路，堅持一手伸向傳統，一手伸向生活。廖靜文說：“我感覺，所謂傳統是什麼呢？首先是現實主義的。那怕是大寫意，它也是現實主義的，祇不過就是表現手法不一樣，更提煉罷了。所以我們要尊重傳統。悲鴻生前講，好的傳統要繼承下來，是講怎樣在傳統的基礎上革新，而不是把傳統一腳踢開不要了。我覺得你們要尊重傳統的路子是對的，很多外國的畫家、作家，政治家來參觀我們的紀念館，常常向我談到‘我們到中國來希望看到有中國特色的畫，我們不喜歡看你們簡單摹仿西方的作品，一些人沒有功力卻自封是這樣派、那樣派，那些難看的醜的變形，我們在西方看得夠多了’。他們看到徐悲鴻的畫很高興，覺得有民族特色，有中國氣派”。“好的傳統一定要繼承，當然，不好的一定要丟掉，藝術要隨時代發展，悲鴻是贊成革新的，這一點他一直走在前面”。

在說到現在有人認爲現實主義是過時的東西，應重新認識現實主義時，我們說百花齊放，現實主義也是一朵花，廖靜文強調的說：“現實主義是非常受人們歡迎的一朵花”！她接著給我們講述了她去加拿大訪問，參觀加拿大博物館、美術館的情景，她說：“在溫哥華的一個展覽室裡，進去第一個展室就是一位女畫家的風景畫陳列，是所謂現代派的，名氣頗大，但這個展覽廳觀眾極少。而另一個展室，有好多歷史題材的畫，講加拿大當年是怎麼開發的，反映加拿大人民生活的、現實主義的，這個展覽廳觀眾多，還有許多老師帶著學生看，一邊看一邊講解，由此可以說明一點，人們還是喜歡現實主義的作品，有共鳴、也就是悲鴻講的藝術感情的溝通”。談到這裡，廖靜文還舉了一例，她說：“我的兒子從巴黎回來，跟我講在盧孚宮有些‘現代派’作品，人們都是望一眼就走過去，很難留下印象，而那些現實主義、浪漫主義作品卻圍滿了人，很久走不開，所以外國人自己都講，不願意看了，到中國來就更不願看這些東西了。作爲一個中國畫家，吸收西方藝術家的一些好的表現手法和技巧是完全必要的，是有益的，如果不珍惜中國優秀的文化傳統和成就而去簡單的摹仿西方那一套，甚至把西方藝術家已扔掉的東西又拾起來，我認爲是沒有出息的”。